责编/李菁 审读/胡红亚 美编/吴玉涵 照排/余佳维

养蚕记

□南慕容

年年春天，家里都会养些蚕。最初养蚕，是为了完成女儿读幼儿园时老师布置的一次作业。蚕卵从淘宝上订购，百十颗黑色细小的颗粒，摊开在手掌上，是嫘祖的神话版图。我把蚕卵静置在一个鞋盒里，铺上白纸，在盒盖上扎了十几个小洞。几天后的一个上午，女儿惊奇地说：“蚕宝宝出来了”。只见几十条细若梅花针的幼蚕蠕动在盒子里，我连忙从冰箱里拿出商家附赠的几片桑叶，剪碎了丢在鞋盒里。幼蚕如时光中的游鱼，嬉游在桑叶的深海里，仔细听，似乎可以听到它们噬啮桑叶的声音。我们把盒子盖上，到了中午打开的时候，桑叶明显少了很多。

“别看蚕宝宝小，它们都是大胃宝宝，我们该去摘点新鲜的桑叶了。”女儿的话提醒了我，以前离家不远，就有一片桑林，可是现在那片桑林成了住宅小区，该到哪里去采桑叶呢？也许只能去《诗经》里吧：“桑之未落，其叶沃若。”正在我暗暗发愁的时候，孩子她妈捧着一袋桑叶过来了。“同事母亲的田地里，竟然还有几棵桑树。这都是顺着一个方向摘的桑叶，蚕宝宝是很敏感娇贵的动物，不同方向的桑叶，口感也会不同，蚕宝宝吃了就会腹泻。”

“看来你养过蚕，心里装着都是养蚕经啊！”

“遍身罗绮者，不是养蚕人。”她朝我瞪了瞪眼。自从养了蚕，女儿就很少碰她的毛绒玩具了，每天瞪大了眼睛，看着盒子里的细微变化。蚕宝宝一天天长大了，白花花的身子有她的手指粗了，她把一张桑叶丢进去，立刻爬过来几条蚕宝宝，桑叶上留下了清晰的锯齿状的痕迹。女儿啧啧称奇，轻轻拿过一只蚕宝宝，放在手掌上，另一只手拿着一片桑叶，蚕宝宝微微欠了欠身子，轻轻地噬啮着这平静而美好的时光。

“再过几天，该吐丝了吧，蚕宝宝就会上山。”孩子她妈说。

“为什么还要上山，在盒子里它们不是好好的吗？”女儿疑惑地问。

“上山就是在盒子上方用桑叶或草棍做个‘小山’的样子，它们就会在山上吐丝，结茧。”

蚕宝宝上山之前，外婆接女儿去义乌，因为女儿放心不下蚕宝宝，只好将它们带上。也许是旅途劳顿，也许是水土不服，到了义乌，吃了本地的桑叶后，蚕宝宝竟然死去了一半。好在蚕宝宝马上就要吐丝，食欲在减退，因而还是有一些挺了过来。女儿在视频里伤心地哭了，我说：“不是还有一些蚕宝宝活了下来？你看它们马上就能吐丝了。”

“蚕宝宝都不吃桑叶了，它们几乎都是透明的，好看极了。”女儿破涕为笑。在视频里，女儿用手指轻轻抚摸着一只圆滚滚的蚕，蚕微微扬起头，它的身体如月光般晶莹。

“白苎新袍入嫩凉，春蚕食叶响回廊”。小时候，家乡不但有规模庞大的桑林，也有蚕茧厂。小镇姑娘们有不少都在蚕茧厂上班，她们戴着白色的无檐工帽，脚步透明如蝉翼，像从《乐府》里走来的采桑女子。每年镇上最热闹的就是收蚕茧的日子了，来自苏南的蚕茧商人聚集在镇上烟水最浓的地方，女工举着一筐筐雪白的蚕茧来到货车前。苏南商人仔细挑选着蚕茧，按照品质把它们分成了三六九等。“咦，怎么把一只毛脚茧混了进来？”说着，把丝线缠得凌乱的茧扔出车外，这些毛脚茧后来成为孩子们的玩具，女孩们把它戴在手指上，说这是蚕茧戒指。质量上乘的蚕茧沿着丝绸一样的运河岸，运到了苏州等地，在那里经过缫丝、织造，成为美丽的绸缎锦帛，再经过技艺精湛的大师的剪裁，成了婀娜女子身上美丽的旗袍。如今蚕茧厂早已在经济大潮中倒闭了，连同消失的是成片种植的桑林和“门前种柳，屋后养蚕”的古老时光。

过几天女儿回来了，神秘地说：“爸爸，我送你一个礼物。”

她在我面前打开盒子，如同打开了一个春天的工坊。五龄蚕上山了，它们悠悠地吐着丝，把自己缠绕在一张时光的网里。但它们是自由的，仍能从自缚的茧里面挣扎出来，变成飞蛾。而蚕茧厂的蛹就没那么幸运了，为了保持蚕茧的完整，在它破茧之前，就会被蒸死。

见我怔怔出神，女儿说：“昨天妈妈教我一句唐诗：春蚕到死丝方尽。”

我想到蚕茧厂里的蛹，不免伤感，摇了摇头说：“它们的生命才刚刚开始。”

蚕有五龄，岁分四季。一只蚕在时光的容器中从从容容成熟，每一次蜕皮都是刻骨铭心的成长记忆。“绿遍山原白满川，子规声里雨如烟，乡村四月闲人少，才了蚕桑又插田。”女儿摊开《千家诗》，用吐丝般的声音念着，书上是一只晶莹通透的蚕。就像几年前刚养蚕的时候，当一只五龄蚕上山结茧吐丝的时候，她的声音仍然会激动得发抖。仿佛一个美丽的契约，年年春天，家里都会养些蚕。桑叶是春天的通行证，蚕茧是女儿心中美丽的神话。

天青色听鸠啼

□桑飞月

我的日子里，一年四季，都点缀着斑鸠的叫声。

“咕咕——咕！咕咕——咕！”

斑鸠的叫声嘹亮、苍古，像从遥远的《诗经》中传来的似的，给人一种旷远深邃之感。斑鸠一叫，我心中就莫名地堆满了沧桑与忧愁，仿佛来到了时间的尽头，能深切地感受到身为沧海一粟的那种孤渺感。这种感觉令人难受，尤其冬天，孤独、幽远的叫声，让人越发感到荒寒与孤冷。春天，斑鸠的叫声虽然依旧，但听起来已满是春意，像吃了花，啄了蜜。欧阳修写道：林外鸣鸠春雨歇，屋头初日杏花繁。

杭州是城市，但也多山林，我即是在这样的城市山林附近住。山中林木葱郁，修竹苍苍，藤萝悬于山崖或头顶，如幽幽碧帘……有时候，你还能看到很多红色的浆果挂满山坡。这样的环境，正是鸟的天堂。清晨，在山间漫步时，便能听见各种鸟鸣，婉转的，悠扬的……像个乐团。在这个乐团中，斑鸠的音色最为特别。

斑鸠有很多种，在我们这里，最常见的，是珠颈斑鸠。珠颈斑鸠很好认，因为它的脖子里围着一块时尚的波点小围巾。

江南人把珠颈斑鸠叫做鸪雕。

“鸪雕一叫，天就要下雨了。”当地有老人这么说。

斑鸠在天将雨时叫得比较勤，其实，不仅雨前，雨后它也如此。明末清初的学者彭孙贻写道：斑鸠咒雨歇还啼，乱后残莺送鼓鼙。

彭孙贻是浙江海盐人，是个非常博学的人。他所创作的田园风诗词中，经常会出现斑鸠的影子，“柳涨铜沟绿已波，斑鸠偏自闹林过。”“小麦绿肥榆荚雨，斑鸠啼破杏花天。”而我最喜欢的则是：“斑鸠啼歇落梅风，小院沉冥坠海红。不是幽人无午梦，一春花事鸟声中。”这些诗句说明江南斑鸠多。我们这里余杭地区也是如此。

斑鸠的叫声有许多种，就我听到过的，有两声一小节的：咕咕——；有三声一小节的：咕咕——咕！去年秋天则是“咕咕咕——咕——咕”，五声一小节，反复重复，据说这样的叫声，是公斑鸠在呼唤母斑鸠。

有一年，我在水乡鸭兰小住，一直听得外面有一种声音：“笃——笃——笃——笃……”像在敲木鱼。初以为是哪个信佛的婆婆，待听其“敲”了一夜后，我们又觉得那应是一种鸟叫。问表妹的奶奶，奶奶说是鸪雕。

“鸪雕还能这样叫？”

“估计是只信佛的鸪雕。”大家笑着说。

每次，斑鸠啼叫时，我所听到的，天地间就只有它一个声音，从同一个地方传来。期间，其他斑鸠不呼应，也不搭腔，不像麻雀一样，认识不认识，都相互叽喳成一片。那么，这只斑鸠为什么要叫呢？我觉得，原因无非是，它想找个伴儿，或者是伴儿不再身边，它在呼唤它。那么咕咕，就是斑鸠对爱人的昵称吧，就像人们所说的“亲爱的”、“老伴”一样。据说斑鸠是一夫一妻制，如此一来，其他斑鸠不呼应也就好理解了。

今春，隔壁邻居家窗台上飞来了两只斑鸠，它们在此做窝产蛋，然后轮流孵育。一只回来了，另一只再飞出去觅食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我们好久都没见那只雄斑鸠回来了，每到阴天，雌斑鸠就“咕咕——咕！咕咕——咕！”地叫，然而，任凭它怎样叫，雄斑鸠都没影儿，不知是不是遇难了……

“咕咕——咕！咕咕——咕！”斑鸠一叫，天荒地老。

总第6939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